

第一部 夏天 夏天

第 一 章

1

小丁坐在窄窄的满是烟头烫痕的木桌边，用左臂撑着脑袋，几次想张大嘴巴惊叫上几声。当然最终没有声音，他只是重复着张大、张大、再张大的动作。小酒吧里光线暗淡，几个脸色发青的服务小姐聚在他身后不远的吧台边，用四川云阳口音激烈地说着什么。小丁精力不集中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被她们没完没了的谈话拖拽而去，然后又被随手扔到了去云阳的路边。小丁站起身来向门口过去。经过吧台的时候，那几个小姐忽然安静下来，其中一个警觉地转过身，盯着他，抹了重重的口红的一张嘴张开着。小丁不解地也看了看她，然后向门口又迈了一步。这会儿那个大嘴的姑娘再也抑制不住地叫了起来：你还没付钱呢！小丁没搭理她，又走了一步来到门口，伸手拉开了门。一阵热浪扑面而来，正是夏日的正午，从终日不见天日的小酒吧望出去，这个城市亮得刺眼，不多的几个行人都把舌头长长地拖在外面，哈哧哈哧地喘气。小丁看了一会儿，一松手，弹簧门自动闭上，他转身回到了原来的座位，点上一支烟。

那个大嘴姑娘随即就过来了，装作挺客气地递给他一张单子，说：对不起，先生，请把账先结一下。小丁一哆嗦，神经质地说，为什么？小姐吃了一惊，什么，什么为什么？小丁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先结账，是怕我跑了吗？啊？小姐吓坏了，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而且说着说着她的云阳口音也

冒了出来。小丁同样吃惊于自己的态度，低下头，感到有些不安。小姐犹豫了片刻，准备走人。但是他叫住了她，按照账单如数付了钱。小姐等拿到钱以后，脸上的惶恐的神色顿时也就没有了，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到吧台那边去了。经这么一折腾，小丁也不想在这里再呆下去，但是立刻就走，又显得窝囊，就像被轰走的一样。就在这一刻，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去大便。这个愿望出现得非常及时，他不得不对此心怀感激。小丁于是站了起来，竟感到一阵眩晕，只觉得眼前一黑。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摸索着一直往酒吧的最里边过去。这个小酒吧真够黑的。一推开洗手间的门，走了进去。小丁只能发愣。这里并不是什么洗手间，他只是来到了外面的一个楼梯口，周围堆放着很多拆卸下来的旧建筑材料。他当然首先是觉得有那么一点失落，原以为是“走进去”却不知是“走出来”。然后就是觉得热，再加上大便急，所以小丁说了一句，妈的，这种日子，死了算啦。如果还不打算马上去死的话，他只能按照墙上的指示箭头，绕过一堆破损的地砖，上了楼，然后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找到了那间肮脏不堪的厕所。小丁匆匆地挑了一个看起来最干净、实际上仍然肮脏无比的坑位蹲了下来。空间非常窄小，小丁的头已经挨着了满是涂鸦和痕迹的小木门，他甩了甩头发，想往后退一退，但是一回头发现，便缸边上一泡发黑发硬的大便挡住了退路，所以他腾出一只手来，推开那扇小木门。对面有一溜四只发黄的小便缸，右边的两只被一张马粪纸盖住了，上面用粉笔写着：禁止使用。小木门又自动关上了。小丁只好伸手又推了一次，但是还是很快就关上了。最后他只好一边艰苦地在难当的酷热中大便，一边用左手顶着木门。后来他觉得累了，也就烦不了啦，松了手，任凭那扇肮脏的木门顶着他的脑袋。汗衫裤头已经湿了，粘乎乎的，狗皮膏药似地贴在身上，小丁真想事情能早

一点结束，但是一时半会儿就是结束不了。他感到腹部的那道伤口在发痒。这时，两只苍蝇飞过来，和他磨磨蹭蹭的，他当然无从拒绝。当心里烦躁的情绪渐渐平息下一点的时候，他忽然有了一个意外的感觉，妈的，以前怎么从没觉得，原来自己和苍蝇竟能如此彼此备感亲切？在那一刻他觉得那苍蝇简直就是一只有着漂亮羽毛的、会唱歌的小鸟，他已精心饲养它多年了。

有人推门进了厕所，一脚踩在门口的一汪积水里，骂了一声。小丁低头看了看自己右脚湿了一多半的布鞋。他听到来人一边跺脚，一边往小便缸那边去了，然后传来了解皮带扣的声响。但是半天听不到小便的声响。小丁本身正值僵持不下的阶段，只能消极等待，所以他能分神去注意小便池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现在连小丁都为他着急。天知道那家伙在那干什么勾当。但是那家伙肯定没走，小丁能感觉到有个人在那，他几次想推开木门看上一眼，但又觉不妥。这时，那个家伙说话了。妈的，这天气！这天气！哪是人过的日子，是吧？小丁吃了一惊，厕所里竟然还有一个人。半天没有人答茬。那家伙把话又重复了一遍，加强了语气。这天气简直是不让人过啦，是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啊？小丁这时感到一阵慌乱，他连忙捂住鼻子埋下头，从隔板下端的空隙向两边看了看，两侧的坑位均没有人。看来只可能是对我说的了，小丁想，他于是很不情愿地答了一声。是啊，是啊。那家伙继续感慨道，这种天在这里大便可真是受罪，比他妈做牢还难受，是吧？小丁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敷衍道：是啊，比做牢还难受。谁知那家伙紧接着质问道：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大便？啊？！这一问差点使小丁立刻提着裤子站起来，他忽然感到一点便意都没有了。小丁机械地说，没有，没有，我正好碰巧到这里，早知道这个厕所这么糟糕，我就不在这里大便了。他说得结结巴巴，让自己也不会满意，于是他继续解释了几句。外面的

人很短地冷笑了一声，说道，妈的，我没问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大便，我是问你，为什么还要大便？小丁用手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暴躁地甩在地上，但是力道没控制好，手指擦着了地面，中指的指甲缝里硬是塞进了成份不明的污物。他厌恶地把他的右手搁到一边。而就在这一刻，小丁忽然想到他没有带手纸。这一动念，顿时又是一身臭汗。他完全失去了方寸，半抬起身体，在两侧的裤兜里忙乱地翻找起来。但是有什么好找的呢？裤子两侧连个裤兜都没有。外面的人不冷不热地又重复了一遍问话。小丁虽然因为那个家伙的问题感到很愤怒，但是有一根神经意识到，此刻自己可能还会有求于这个人，所以说起话来仍然很小心，不敢发作，什么，什么意思？外面的人又是一声依然很短的冷笑，说道，我看老兄你今天是忘了带手纸了吧！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小丁说，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怪事，你怎么会知道？小丁说着就想推开木门看个究竟，又偏偏在这一刻，来了一阵貌似汹涌的便意，他只得低着头，死命地用着力，一面合计着，该怎样向外面的家伙请求帮助，什么时候提出来比较合适？外面的人这时得意地说道，我就是知道！我就是知道！你怎么样？小丁听到了非常短暂的几声淅淅沥沥的水响，和一声非常悠长的幸福的呻吟。一只绿头苍蝇停在小丁的膝盖上，一动不动，好像此刻在和他思考同一个问题。迟疑再三以后，小丁决定郑重地向外面的人提出关于手纸的申请。但是外面的人先开了口，他说，妈的，我看你今天怎么出来！小丁还没能反应过来，就听到一连串急促的声响。外面的人奔到门外时，好像还差点摔了一跤。过了一会儿，沮丧至极的小丁用拳头推开了小木门，还是那一排小便缸，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是一个人也不剩下了。

2

他又在街上转悠了两个多小时，以一种急行军的姿态闲逛，直到两腿发软，身上一阵阵地冒虚汗。小丁在细心地体会着身体的反应变化。先是汗如雨注，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非常畅快，后来没汗可流了，并且流出的汗水都蒸发干了，就像胶水晒干一样巴在身上，再后来，皮肤渐渐地像白铁皮一样发烫，最后便开始冒虚汗了。小丁知道，那只是一种冒虚汗的感觉，像置身于一个没有出口的浅浅的恶梦，并没有一滴汗水能够真正通过毛孔流出来。他又强迫自己硬挺着逛了两条街口，才在一条小巷口的面排档坐了下来。这个面排档只有一张靠墙支着的窄窄的长条桌，长条桌上蒙着一层白色的塑料布，桌边散乱地放着四五张高矮大小都不同的方凳或者椅子。这种天气不知道哪来的一阵凉风，非常强劲，突然从巷子的最里头窜了出来。小丁在最口边的一张方凳上坐下，屁股一沾凳子边，眼泪就掉了下来，止都止不住。他由于疲惫佝着背，脸冲着大街，也不掩饰，听任泪水静静地流。摊主是个上了岁数的胖子，秃顶，正用一条湿毛巾衬着脸打着瞌睡，见有顾客，连忙抖擞起精神迎了过来，但见来人竟是一个大白天泪流满面的高个青年，便又愣住了，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摇摇头回到了原来的座位坐着，把毛巾横担在大腿上，不时地抖一抖腰一样粗的大腿。有两个看起来想吃点什么的江北人，一男一女在面排档边停了下来，张头张脑的，但是那个女的警觉地拉了一下男的手，两个人便走开了。摊主高声招呼了几句，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但是他们还是走了，所以摊主再次无奈地摇了摇头。小丁转过脸去问摊主，你说，什么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摊主似乎很有些为难，最后他说，什么都没关

系！小丁确实觉得饿了。他迫切地想立刻得到食物，他对自己说，三十岁了，肚子还饿，真是没办法。说完，他禁不住笑了起来，那是一串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的笑声。他回头对摊主说，好吧 来碗面条。

一个外地汉子马上过来向他兜售墨镜，不断地把握成一把的十几副墨镜向他面前伸过来，并且略带讥讽神色地向小丁挤眼睛。小丁只是没有气力对他说出一个清楚的“不”，外地汉子以为小丁已有些犹豫，也许坚持一下就能做成一笔生意。小丁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换了一个座位重新坐下。那个胖胖的摊主立刻叫了起来喂 老板 面条已经下啦 而与此同时 另一个摊主连忙上前一个劲地追问小丁，想吃什么面？小丁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睁开眼时，发现那个外地汉子又把那一排墨镜硬伸到小丁的眼前来，而且他的嘴里用福阳口音说着什么，颠来倒去就是那么几句，但是一刻也不停。小丁定睛看了看他的嘴巴，发现他的舌苔竟是草绿色的。小丁再次闭上眼睛，努力调匀呼吸，任凭那个外地汉子越来越过分地推搡着他的肩头。只听那人说 如果你实在不想买也可以 就请我吃碗面条 雪菜面就行 怎么样？我们就算账清了。小丁说，我干嘛请你吃面条呢？好端端的，我干嘛请你吃面条呢？我有毛病啊。外地汉子说，那好，那好，我觉得也是，你还是买一副墨镜上算。小丁愣了一会儿，然后一把扯过那一把讨厌的墨镜，就扔到了面条摊的泔水桶那边。有一副墨镜的一只镜片马上就脱落下来，这可能是导致那个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灰衬衫的外地汉子勃然大怒的真正原因。他上来一把就紧紧地攀住了小丁的衣领，并且想往上提。但是这一提暴露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小丁相比，他实在是一个脸色焦黄的小个子，而且瘦骨嶙峋。由于不能提起来，所以外地汉子就努力把小丁往下拉，但是也只是把后者的领口扯松了一点。

他在叽里呱啦地咆哮着，大概的意思是说：你他妈的，给老子把眼镜统统捡起来！小丁惊诧于对方如此强硬的语气，他似乎真的做好了必要的时候和小丁拼命的准备。小丁觉得烦躁极了，而且感到头晕，以最后的一点耐心对他说，你想干吗？别烦我了吧，把手松开。他当然不松，而且攥得更紧了一些。已经有了好几个看热闹的人，这么热的天气，竟然还有他妈的人等着看热闹。小丁决定把他的手掰开，但是当接触到外地汉子的那只手时，小丁吃了一惊，旋即把手缩了回来。妈的，他患有严重的鹅掌疯。小丁叹了一口气，无奈地看着他。瞧瞧这个家伙，那么瘦弱 轻飘飘的 没有屁股 身上还背着两大排卖不出去的墨镜 但是就是这么个人咬牙切齿地对小丁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不把它捡起来，今天就别想活着回去！小丁说，你说对了，今天我本来就不想活着回去的。看热闹的人更多了。

有一伙穿着打扮奇异惹眼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喊着，从街对面一窝蜂似的狂奔过来。这伙闲人认出小丁是个熟脸，和他们一样经常没事在街上转悠。小丁和他们曾经隔着一条街相互对视过几次。现在他们扒开围观的人群，不由分说，照着那个外地汉子劈头盖脸地一阵乱打。没一会儿，那个外地汉子血流满面，哇哇惨叫。其中还掺杂着一连串镜片碎裂的声响，破裂的与没有破裂的墨镜散落了一地。一个系着宽宽的摇滚皮带的家伙开始没有动手，只是在一边抱着双臂，看着，忽然他操起一张方凳，抡圆了，冲上去对着那个已在苦苦求饶的外地汉子没头没脸地夯了下去。那个墨镜推销员顿时便歪倒在地，再也不能动弹。这时有人叫了一声：警察来了。那伙年轻人反应非常之快，吆喝着，分开人群就奔，稍后的几个没忘了顺带拿走地上的几副侥幸完好的墨镜。而小丁此刻正目光呆滞地坐在一边的条凳上，这场打斗早已与他没了关系。有个本地人过来压低了嗓音对他

说，还愣着干吗，还不快跑，等死啊。小丁又看了看在地上蜷作一团的那个外地汉子，双臂仍然紧紧地护着头，正发出努力压抑着的哀鸣，身体不时地像被打断脊梁骨的老狗一样剧烈抽动一下。小丁猛然站了起来，四下看了看，然后也朝那伙年轻人逃走的方向没命地逃去。跑出一段以后，他觉得不对劲，便又停下来走了几步，觉得更不对劲，后来又再次更加没命地跑了起来。他一头撞着了一个抱着鞋盒的中年妇女，她刚从百货商场出来。这使得小丁有个间隙考虑了一下。在那个妇女的叫骂声中，小丁钻进了商场，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穿梭，出了商场的另一个门，横穿马路，又一头钻进对面的皮具展示中心。里面挤着很多具有长远眼光准备在夏季用一个便宜的价格购买冬季皮装的市民。他们流着大汗，仔细挑剔着皮装的做工。不知怎么的，这样的一群人激起了小丁莫名的愤怒，他一边恶毒地在心里咒骂着这群竟能活得如此有计划的人，一边按照图标指示一路向厕所摸索过去。

3

厕所的门被敲响了好几次，小丁仍然坚持不开门。他用手擦了擦墙上的满是铁锈色划痕的镜子。敲门声显得更为粗暴，就像就要撞门而入的样子。小丁把头埋到水龙头的下面，再次用冷水激了激发热的脑壳。就在这时，敲门声忽然变得舒缓起来，最后成了的的确确的华尔兹节奏。小丁不得不把门打开。站在门口的额前一绺头发染成绿色的麻秆儿一样的年轻人哈哈一乐，大大咧咧地一拍小丁的肩膀，说道：躲在这干嘛，真是要是雷子真的来了，躲在这里还不是死虾子一个！好啦，没事啦，已经安全啦。说完，他还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小丁简直缓不

过神来，他盯着那一绺绿色的头发看了半天。那个麻秆儿一样的青年人顿时就不乐意了，噢，哥们，这么快就忘恩负义啦？看看看看呵好好看看不是我们哥几个帮你你老兄现在大概还在地上躺着呢！

小丁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也只好跟在那个年轻人的后面。他们出了商场的后门，逆着行人的方向走了一段，又岔到了一条小巷子里。那条巷子很窄，再加上周围的人家又把家具什物堆放在外面，巷子显得更窄。小丁走着，走着，忽然来到了一个非常开阔又噪音很大的工地。那伙穿着奇异的年轻人在一排被截了枝的光秃秃的悬铃木下叼着烟，很悠闲地玩着司诺克。所有的家伙都光着膀子，并且把脱下的汗衫担在肩上，好像那是一个很流行很时髦的穿法似的。球桌的后面是拆了一半的楼房，球桌的斜上方支着防止高空落物的绳网。小丁来到了球桌的一边站着，没人管他，起初他有些尴尬。后来他渐渐被球局吸引住了，也就绕着球桌走来走去的，看得挺认真。这帮王八蛋捣得真不错，那个好像是斗鸡眼的左撇子捣得尤其好。为了看那个左撇子捣八号球，小丁挪过了一个角度，但是正好正对着十步之外拆迁废墟中半扇破窗刺目的反光。小丁只觉一阵眼花，随即强烈的饥饿感再次涌了上来。他一下子觉得心里慌乱不堪，再也无法在球桌边站下去了。踌躇再三，他忽然掉头就走。确实是斗鸡眼的那个左撇子背对着小丁，很坚定地击打出一球以后，用球杆拍打着桌边，说道：妈的，有人想溜呢。又是那个有一绺绿头发的麻秆儿，在后面叫住了小丁，这会儿他也脱掉了T恤衫，光着膀子，胸前还用红线头挂着一小块玉。那块玉的形状有点像鸡，也有点像鸭。他笑嘻嘻地说道：不打个招呼就走妈的，哥们，你也太傲气啦。小丁只得站了下来，解释说，你们说跑就跑了来不及来不及，谢谢各位，谢谢。那个麻秆儿一撇嘴，什么

说跑就跑了？到底谁跑了？我是说现在！小丁说，现在怎么了？我不是说谢谢了吗？这时，斗鸡眼果断地回过头来，说，一声谢谢就行了？不要跟我们来虚的好不好，都什么年代啦，大家都要讲点实际不是吗？小丁觉得很为难，什么意思？他这一问，所有正在捣球的家伙把台面上的球胡乱地一扫，都围了过来，嘴里骂骂咧咧的，也不知道在骂球局，还是在骂小丁。那个系了一条宽宽的摇滚皮带的家伙没有过来，抱着双臂，倚靠在球桌的一侧，歪着头看着这边。小丁禁不住后退了两步，说，怎么了？我本来就没有请你们帮我打那个外地人吗？没必要打他吗？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拿着球杆的家伙，很失望地摇摇头，用球杆一顶小丁的肩膀，回头对那帮家伙说道，我早知道啦，我们帮了一个呆B白忙啦。他正戴着一副那个不走运的外地汉子竭力想推销的那种五块钱一副的墨镜。

4

回到家时，小丁发现小初正在客厅里对着书架匆忙地化妆。竹书架最顶的一层上搁着一面巴掌大的镜子。小丁用左手捂住青肿的脸，径直走进了卫生间。他弯下腰费力地就着浴缸上方的水龙头冲洗脸、手上的血迹。今天怎么没上班？小丁在卫生间里问道，语气非常冲。小初马上解释说，我马上就走，上班的，怎么没上班。晚上有一个客户请吃饭，就在离这不远的潮洲城，所以我顺便过来看一看。他们在这屋里同居了一年，为了避免吵架，小初又搬回公司宿舍去住，只是在周末或者周三过来。果然，他们迅速下滑的关系因此稳定了许多。晚饭？晚饭还早着呢。小丁说。小初一边梳头，一边没耐烦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马上就走，我忘了件事，我马上还要回一趟公司。又是什

么客户请你吃饭！又是什么客户！好像客户就是专门请人吃饭的那种人一样。小丁还呆在卫生间里，穿着裤子坐在坐便器上，仰着头闭着眼睛。小初加快了梳头的频率，说：真是，又不是请我一个人，是请我们科室，是我们帮他们做的平面设计。是不是请你一个人关我什么事，小丁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咦，我算不算是你的客户啊？算不算？小初生气地一扔梳子，说：算啦，别在这恶心人了，别整天在这找不痛快，真是，我以为今天你会在家里好好工作的。梳子从书架掉到了地上，小初弯腰把它捡了起来。那是一把她非常喜欢的已经用了好多年的木梳子，小初说它有点像她姨妈分得很开的牙齿。小丁在卫生间里拉了一下身后抽水马桶的水闸，哗地一声水响。如果我正在工作的话，你这会儿过来，不是被你打断了么？小初一边收拾她的化妆品，一边说道，我就感觉你今天不在工作，这段时间你根本就不在工作，不是吗？一段时间没工作并不能说明今天我就不会工作吗？小丁从坐便器上站了起来，握紧拳头，上下用力地挥着手臂。我感觉不会的，我感觉从来没错，你今天确实不在工作，难道不是吗？小丁还呆在卫生间里，他又慢慢地坐在坐便器上坐了下来。你别跟我提你的感觉了，你从来就没在乎过我的工作！从来没有！我在不在乎没关系，你自己只要在乎就行了。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我父亲今天要来吗？你是知道的！要来又怎么了？你就必须出去瞎转啦？瞎转不瞎转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要你管。笑话，谁也没打算管你，好吧，我这就走，我不想和你吵。小丁差一点就冲到了卫生间的外面。是我不想和你吵！你搞搞清楚！

小初收拾好包，匆匆忙忙地向外走，临出门的时候，小初从门口回过头来，说道：你给我听着，你别让我一想到这里就头皮发麻，这样不好，这毕竟也是我的家，也有我一份是吗？

笑话，这居然是一个家！小初重重地把门摔上。小丁在卫生间里听到她在楼梯口骂了一声：神经病。小丁条件反射般地冲出门去，碰倒了放在地上的一台破电扇，电扇的叶片摩擦着罩壳，发出一连串嘎嘎的刺耳声响。他顾不了那么多，头也不回，迅速地追下楼去。小初已经听到了那急促的脚步声，无奈地在二楼的楼梯口站定下来。他冲了下来，一把扯住她的手就往楼上拉。小初很被动地跟在后面，在三楼楼梯口她猛一使劲甩掉了小丁的手，然后转身愤愤地下楼。小丁再次追了下去，把小初的身体扳转过来，面对面，抱紧她，发了疯地吻她。小初咬紧牙齿，不让他舌头进来。她努力了几次，终于推开了他的身体，歇斯底里地叫道：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你觉得烦不烦啊！也不知道谁惹你啦！我看你还是去找份工作吧，去工作好吗？不然你不是神经病，我要成了神经病啦！我成了神经病，你说我算怎么回事啊？！小丁喘着气，盯着小初，目光发直。他再次向小初奔过来。她急得一跺脚，哇哇大哭起来。小丁愣住了，手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红肿的眼角。小初嘴里骂着最难听的脏话，一边整理着刚梳好又变得凌乱的头发，一边转身下楼。小丁从楼梯转弯处的没有玻璃的窗口看到她推着自行车一直往右首过去，慢慢消失在楼群的后面。

5

整个下午小丁都躺在床上，等待父亲的电话。但是电话只响了两次，都不是父亲打来的。一次是于杨，她正在一个饭局上，借别人的手机跟小丁说几句，信号非常弱，听起来很吃力。她大概的意思是说，她现在在上海，那边事情完了以后，她有可能顺便过来看他。她好像在试探对方的态度。小丁用毛巾包着

鱼腥味的碎冰块压着眼角，他含糊其辞，未置可否。另一个电话是一个两颗门牙是假牙的朋友打来的。他的绰号叫兔子，他给小丁打电话的时候显然没有装上他的假牙，那声音很软，很特别，他问小丁晚上有没有空过来打牌。小丁很不客气地说，你把牙先装上再来问我，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这个朋友再也没有把电话打来。到了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小丁开始有些担心。撞车啦？计划推迟啦？等到六点钟，他实在放心不下了，便给家里拨了个电话。母亲一个人在家，正在为自己和那只猫咪准备晚饭，她告诉小丁，再耐心地等一会儿，父亲肯定已经在路上了，也许塞车，也许车抛锚，反正肯定会到的。母亲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小丁感觉母亲也因此隐隐地不安起来，他后悔不该打这个电话。放下电话以后，小丁刚准备转身，电话铃随即响了起来。还是母亲，她说她忘了关照他，等他和父亲联系上以后，别忘了给她去个电话，也好让她放心。小丁说：好的。挂电话的时候，小丁就疑心电话铃会再次立刻响起。果然如此。小丁以为又是母亲！又是母亲！但是这次是父亲。他老人家要去南方出差，先坐五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然后再搭乘明天一早的飞机。一个星期以前他就嘱咐过小丁今天不要出门，那样他们可以见上一面。在电话中父亲说，他已经到了，但是他省城的一个老同事一定要请他吃饭，问小丁是否一起过来吃。小丁说，不啦，他已经吃过了。他约了八点半去父亲下榻的饭店找他。父亲没有坚持让小丁过去吃饭。但是他说余叔叔，也就是那个要请客的老同事，一直很关心他的，小丁应该来见一下。放下电话以后，小丁又在床上躺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起来，煮了两包方便面吞下。洗澡的时候，他把腹部的纱布揭开来看看，发现伤口的血痂裂开了，而且有点化脓。他光着身子出了卫生间，想从工作台的抽屉里找出几片消炎药来。

电话铃响了。小丁拿起话筒就说：刚准备给你去电话，父亲已经到了，一切正常。母亲说，这下她可以安心去吃晚饭了，那只猫咪已经叫翻天啦，你能听见吗？小丁说，听见了。他确实听见了那只阉猫非同一般的沉闷的叫声。他来到镜子前，他反复审视他的眼角，依然有些青肿。他很想戴一副深色的眼镜，但是他知道他并没有这样的一副眼镜。他想他如果中午买了那副墨镜就好了，五块钱，价廉物也美。当然，如果买了那副墨镜眼睛也就不会肿了，那么那副墨镜又成了没有用处的东西。这里面似乎有某种就要成形的、可以把握的关系。小丁觉得自己多年来总是处在这种不得要领的关系之中。

6

江南饭店坐落在城南的一条热闹的老街上。小丁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为了见父亲。从饭店的价位来说，这家饭店属于中高档的宾馆，适合于公费报销的有一定级别的国家干部。上次父亲对小丁说，下回来省城就住不了这样的饭店啦，因为他就要退休了。小丁觉得父亲也许挺在乎这回事的，虽然他说起来像是开个玩笑一样。现在一家生产摩托车配件的工厂要发挥离休干部的老关系，余热利用，出钱请父亲出马和他们南下一趟。退了休的父亲这次于是还能稳稳当当地在江南饭店住了下来。这家饭店又重新装修过，面貌大变，但是小丁按照父亲给的房间号还是顺利地找到了那里。房间的门大开着，灯也开着，但是房间里没有人。小丁走进房间四下转了一圈，卫生间里有没有来得及散尽的热气。小丁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根烟，父亲还是没有出现。于是他又来到了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转悠。他看见走廊右首尽头的一个门敞开着，他便寻了过去，探头往里看了

看。房间里烟雾弥漫，父亲穿着一条宽松的大裤衩，盘腿坐在一
张床上，嘴里含着一支烟，眯缝着双眼，正兴致勃勃地和另外三
个年轻得多的人玩着纸牌。父亲发现小丁以后，像见到同龄的
老朋友一样地叫了一声，把牌往柜面上一扔，站了下来。他把小
丁挨个介绍给另外三位热情的厂长经理。他们中的一个显得尤
其年轻，却非常稳健，脸上有一种差一点就要握住时代的感觉。
现在他们全都用一种惊喜、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小丁。小丁觉得
很别扭，他想在他没来之前，天知道父亲是怎么介绍他儿子的。
接下来的一场不着边际的客套话，在父亲的监督和帮助下，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小丁又在一阵一阵地冒虚汗，他意识到，在他们
眼里，他小丁已经是一个著名作家。小丁心里清楚，妈的，天啊，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最后小丁决定一句话也不再说了。就在
将要出现冷场的一刹那，父亲果断地结束了这场友好的谈话。
他拿起烟盒和火机，让小丁和他一起回他的房间去。房间里的
其他人都表示赞同，父子俩已经好久没在一起了，当然有很多家
常需要好好叙上一叙。

回到房间，关上门，父亲给小丁泡了一杯袋装茶，把空调打
在最高档，然后在他的对面坐下。父亲满面红光，还喷着酒气。
小丁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前额，又指了指父亲头发所剩无几的额
头。父亲很不以为然，他说，怎么？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头
浓密的黑发，用梳子梳都梳不动，梳子都会梳断。小丁说，梳不
动又怎么啦，说明头发脏，没条件天天洗。父亲似乎有些急眼，
眼睛里有血丝。他说，那会儿我们用碱洗，洗得特别干净的，不信
你可以问你妈，我的头发怎么样！我的头发怎么样！小丁笑了，
说，就是妈告诉我的，她说你是遗传你爸，谢顶，不过不用担心，
你脑门宽，谢顶不难看，不像你父亲，脑门窄，头发这一掉就像是
一只秃头乌鸦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父亲显然有了些不悦，